

# 王雷：让每一个角色都成为自己的名字

乐音

作为一名演员，王雷与角色的关系似乎是微妙的。纵观他一路以来的作品，你总能在不同的角色中看到王雷自身的“影子”。这些“影子”是模糊又灵动的，源于演员自身内在的多重特质，最终十分恰切地与他所饰演的人物融为一体，丰满角色的又一个侧面，成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物形象。

## 相似的亲切与惊喜的新鲜

王雷身上的“影子”是多面的，它们分散且偶然地显露于不同人物的表演之中，又以相通而不相异的模样和谐地被糅入不同角色的内里。在荣获“飞天奖”之后与观众见面的最新作品、扶贫题材电视剧《山河锦绣》中，他饰演的山南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张国文令人不禁心生一种相似的亲切感与惊喜的新鲜感：亲切感来自于人物基调的成熟、灵动、纯粹，与以往的角色有着同为正派角色的共通性；新鲜感则来自于全新的身份，让人期待王雷在全新的规定情境下对角色的演绎。

这种“亲切与惊喜”并存的状态，在《山河锦绣》开播伊始便可窥端倪。张国文是一名总能以大局观、稳健之举逐步推动着乡村振兴事业的县级干部，这样的人像，不免让人想起他在上一部作品《我们这十年》之《西乡明月》中扮演的人民警察程光耀。前者心怀百姓，能够审时度势、圆滑处世；后者也同样一心向民，但更多的是刚正不阿的冲劲与率真。另外，当张国文作为上级在处理下级主任柳大满因职务分配而一直梗于心中的心结时，作为童年时的朋友，王雷演绎人物故作严肃的言语与神态，又能让人联想到他在《金太狼的幸福生活》中作为“金太郎”时贫嘴的机灵与可爱，但在“国副县长”身上，“机灵与可爱”的背后更饱含一份智慧的处世之道，以施巧劲儿将问题轻松化解的游刃有余。当张国文为了促成修建水坝项目的批款而烦恼皱眉时，观者能感受到人物肩负责任的成熟与稳重，而“烦恼皱眉”也同样使人想起《能文能武李延年》中的指导员



▲在《我们这十年》之《西乡明月》中，王雷饰演的警察程光耀送别牺牲的战友

▲王雷在《山河锦绣》中饰演副县长张国文

李延年，只是在国家英雄身上，“成熟与稳重”的气质是以带有沧桑岁月与艰苦时代的痕迹得以表现，更多一丝沉静与凝重……无论是性格化的表现抑或外部言语、肢体的处理，王雷对角色的演绎总能在规定情境之中寻得那微妙而深刻的差异性，进而塑造出共性与个性统一的人物形象。

“从角色出发”和“从自我出发”两条路径，可以帮助演员不断贴近角色，进而促成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王雷身上，自身的特质似乎总能正向地浸染着角色基底——那是一种自信与沉稳，谦而不虚，骄而不傲。这种气质或许本就蕴于王雷的性格之中，随着岁月沉淀而逐渐扎根于其身，于砂砾打磨后愈发外显于其表。

这种性格似乎从学生时期便得以初现。在就读中央戏剧学院期间，王雷并没有急于开启演艺事业，而是听从了老师的箴言在学校踏实地学习了四年——“上学只有四年，拍戏是一辈子的事”。回忆起这段经历，王雷坦言，他也曾与内心的纠结躁动进行过斗争，但若将表演事业放

置于更长远视野来展望，他也总能安抚当下内心的悸动。毕业那年，王雷终于通过电视剧《大浴女》正式进入演艺圈，与此同时，在中戏四年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的他，也顺利进入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为了一名话剧演员。

## 舞台锤炼之下的语言张力，生活积累之上的肢体细琢

话剧演员的身份对于王雷而言仿佛是区别于其他影视演员的一种特质。作为北京人艺的演员，他出演过《哗变》《天下第一楼》《古玩》等多部经典作品。或许正是在舞台上不断的打磨，给王雷带来了由内而外散发的那份坚实的底气——那是经由话剧舞台上不断锤炼下的从容与坦然，更是源自王雷对表演初心的坚守而不自觉流露出的真诚与纯粹。开口清晰的咬字与举止间一步到位的利落，都让观众感受到话剧演员孕育自舞台之上独有

的魅力。但是，当这一份舞台气质被置于镜头之前，自然需要有适应的阶段，一旦经过调整，气质便会逐渐内化于演员个体之中，铸造出更为全面的模样。

除此之外，话剧演员的身份也同时影响着王雷在进行人物塑造时的创作思维。他总是去找体验生活后获得的人物内心的感受，在此基础上，再有意识地寻找塑造形象的外部表现手段——一是语言，二是肢体。

与王雷合作过十部作品的导演毛卫宁曾称赞王雷的语言天赋，称他总能很快捕捉到方言的特点，并将其灵活运用于人物的表演。在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王雷饰演的孙少安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陕北农民，一口地道的方言加上略带鼻音的音色处理，成为了人物形象必不可缺的标识。在《能文能武李延年》中饰演李延年的王雷，仅凭借创作组对李延年本人四个小时的采访录像，通过反复的观看与琢磨，抓住了河北昌黎方言的特点，再加上略带沙哑、低沉、带有时代感的音色处理，最终成功塑造了一位令观者潸然泪下、心生敬意的国家英雄形

象。在《山河锦绣》中，王雷饰演的张国文则说着一口关中东话，流利的发音与娴熟的运用使方言与人物表演自然地融为一体，真实且鲜活，毫无违和之感。

当然，“能否说方言”绝非判定一名演员台词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更重要的在于演员对台词内容的理解是否准确且深刻、表意是否清晰，是否具有感染力与欣赏之美。它同时包含了停顿、沉默、欲言又止等无声的时刻——这也是人物语言的表达形式。在《西乡明月》的第四集中，与程光耀并肩作战的张所长牺牲了。在王雷的表演中，程光耀有一段长时间的无言。他在克制内心翻涌的怒火与悲痛，努力接受友人已逝的既定事实。在沉默中眼圈早已湿润，在全身依旧紧绷的状态下，程光耀只能哽咽地说出：“张所，牺牲了”……此后无数的欲言又止只能化作一个深沉的敬礼，以表内心汇聚的千言万语。

作为一名话剧演员，王雷对长段独白的处理也尤显功力。在《能文能武李延年》的第一集中，王雷有一场近16分钟的独白：作为指导员的李延年借“小安东出逃”一事，为七连所有的战士们生动深刻地讲述了抗美援朝的重要意义。这一段表演塑造了角色激荡人心、撼人心魄的高光时刻，这得益于王雷对人物台词细腻的处理——轻重缓急有别、深情与激昂交替相生。尾声时，人物欲言又止的泪光和因为激动而涨红的脸庞，更是伴随着慷慨的演说留给观者萦绕心头、回味无穷的情感触动。

在以现实主义表演美学为基础的创作之中，人物外部肢体的表现需要在符合生活真实的基础之上，以精准、生动、细腻的表现，外化出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性格特点。从王雷饰演的众多角色中可以看出，他注重对人物行动的设计，尤其是对细节的把握。在《山河锦绣》中，作为山南县的副县长，这种干部的角色设定在其他农村角色化妆造型更为鲜明的映衬下，看似容易束缚演员创作的手脚。然而，王雷准确把握了副县长张国文所处的规定情境，并将自己对人物的理解渗透于角色的举手投足间，形成了贴近生活却又具典型性的人物特征：干净平整衬衫下挺拔的腰板与微驼的肩颈，

待人接物时知世故而不世故的礼仪分寸，总是紧锁的眉间与指点时松弛的手势……另一方面，对道具自然的运用也体现出王雷的用心，譬如：人物在办公室时常带着一只玻璃水杯，它被用来泡茶、喝茶。王雷让人物在喝茶前摇匀茶杯里的茶叶，喝完有时还在嘴里含着一口水。但若是真的遇见需要处理的事情，这拧开的水杯又会重新盖上。在第三集中，当张国文面对刚被任命为一把手就要辞职的赵书和，人物的心理活动也通过王雷与水杯间的一系列动作得到了清晰的外化：打开水杯、听闻书和要辞职，又重新盖上杯盖；扶着水杯深思，将水杯放置一旁，为了更好地和赵书和对话又迅速地交替手将水杯放置于另一侧；待说完才又将水杯拿起，开盖，却因为看到赵书和犹豫的神情而欲“喝”又止，直到将事情落定后，才终于喝上这一口水。

王雷或许并不曾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但若谈及他出演的电视剧及其中饰演的角色，多数观众也会有所耳闻。从电视剧《金太狼的幸福生活》中塑造了“嫁人就嫁”的“金太郎”金亮开始为人熟知，到后来在《平凡的世界》中因时常将“我捶你啊”挂在嘴边而被亲切地称为“西北锤王”的孙少安，以及助他摘得“飞天奖”桂冠、令观者不禁潸然泪下的国家英雄李延年……

对观众而言，王雷与角色之间的关系或许是通过表演得以慢慢建立。当下，观众或许会因为王雷的名字而对某部电视剧的质量表示信任，在观剧过程中逐渐投入，而日渐趋于以角色之名称呼王雷。这或许是王雷所希望看到的——他好像习惯于角色之后，而让一个又一个自己饰演的角色之名成为观众对他的称谓。在《山河锦绣》第二集王雷饰演的张国文登场之时，网络弹幕飘过“西北锤王”“我来看锤王了”“小心锤你”“梦回孙少安”等等亲切友好的评论，似乎都在证明王雷实现了他作为一名演员的使命——塑造出了大众喜闻乐见的、鲜活真实的人物形象。不知道在《山河锦绣》之后，“国副县长”的形象会催生怎样的代号，是否可以再次塑造人们口中称呼王雷的又一个新的称谓？

# 有了时光机，就能找到人生的最优解吗？

——谈网络剧中的“时间”谜题

卞芸璐

平行宇宙、时间循环、时间旅行、时空融合……今年以来，各种超现实时空概念成了网络剧创作的热词。

年初有《开端》里的“洗脑”爆炸循环和《一闪一闪亮星星》中的反复梦回高中；年中则有《天才基本法》中平行时空与数学的诗性交汇；到了年末，还有《回到明天》里悲喜交织的单日循环，以及《在你的冬夜里闪耀》中的双时空人生交换……

以往，国产剧中的超现实表达往往与玄幻、仙侠剧并肩而行，以空间为锚点，提供的是“创世”的乐趣。如今，都市剧反而成了超现实风格的最佳拍档，凭借对线性时间的解构，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这种转向背后的创作与文化动因值得细思。

## 从“创世”到解构时间

尽管在时间上做文章的网络剧在今年轮番登场，但解构线性时间的讲稿方法，却从来不是剧集创作的主流。剧集篇幅长，观众想看全篇还要跟着日更甚至周更的时间表。时间结构一旦复杂，观众先是烧脑、懵圈，接着大概率便会转台、弃剧。

因此，哪怕是在幻想题材影视创作较为领先的一些国家，即便是“时间旅行”概念最为流行的1980、90年代，敢在叙事时间上搞革新的也大多是电影，我们耳熟能详的《回到未来》《土拨鼠之日》《罗拉快跑》都是那个时期的电影代表作。

剧集创作中，更多的想象力则被运用在了空间叙事上，比如国产仙侠剧创作便一度掀起过“创世”热潮，从九重天、四海八荒到九州三大陆，这些奇幻空间都曾解放过国剧讲故事的创造力。另外，国产网络剧还从网络文学中借鉴了穿书、穿剧本、古今双传等奇幻设定，每一种都能轻松为故事铺陈打开新世界。

既然害怕观众因烧脑而弃剧，为什么近来的剧集创作又敢于在时间上做文章了呢？

从技术层面上来说，这与剧集收看媒介和环境的改变有很大关系。从电视频道到视频网站，从客厅空间到私人空

间，从断断续续到一次性放多集，再加上网络剧集数的普遍下降，观众不仅可以在一集不落地从头看到尾，还能在有任何疑问时方便地回看、重刷。这给在剧集中推演时间“烧脑”游戏，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要找更深层的动因，归根到底是因为现代生活和文娱消费体验中，人们的时间体验普遍复杂了起来。

举两个在日常生活中普及度很高的例子——游戏和冥想。游戏是典型的时间循环结构，这也是它最让人沉迷的地方。闯关任务失败了就“复活”再来一次，时间流逝的单箭头在游戏中变成了可阶段存档的循环。冥想则是一种在当代生活中被重拾的传统精神训练法，它的核心要义是关注当下。而人们一旦关注当下的意识流动，就会很容易发现一个事实——所谓“现在”，从心理体验上来说并非线性的时间流逝。它是一种不息的跳跃，在回忆、前瞻，以及各种跟“现在”无关的思考间跳跃。

复杂的时间体验变得更为普遍，打破线性时间的故事就有条件从“小众”走向大众。具体到剧集创作中，主创们有的发挥篇幅优势有的解构经典模式，让剧集里的时间游戏拥有了更丰富的谱系。

## 人与时间的权力旋扭

拿时间做文章的故事，本质上就是让人在无情的时间面前拥有更多的控制权。那这个控制权的“度”，就是时间故事万花筒的无极开关。在最新的一批时间题材网络剧中，我们能看到主创对这个开关不同程度的扭动。

最常见的，是让主角“夺权”的时间循环游戏。这类故事满足了人们面对时间的一种最为原始且美好的愿望：假如能重来一次。当时间的热力学箭头不断复位，而主角的时间心理学箭头——也就是记忆——却一直线性发展时，人在时间面前就有了主动权，有了重写结局、弥补遗憾的机会。

今年热播的国产时间题材网络剧，大部分围绕着类似的设计展开。不久前上线播出的时间循环喜剧《回到明天》，便是其中典型。《回到明天》中，生

活失意的快递小哥鲍健被困在了“双十一”这天。无论他怎么挣扎，一觉醒来都会回到11月11日的早晨。在摸透了这条时间清零规律后，鲍健便像提前拿到了参考答案的考生一样，迅速放飞自我，在不断循环的一天中先后实现了财富自由、社交自由和恋爱自由。



由此可见，在主角“夺权”的时间循环游戏中，观众能体会到重写人生的爽感。但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故事未免太机械，很难撑起一部长剧。于是创作者总要在时间循环里拓展主角视野，融入现实问题——《开端》里的底层生存，《救了一万次的你》里的职场法则，《一闪一闪亮星星》里的青春议题，都是。到了《回到明天》中，便是鲍健与失败的人生和解，重回助人者自助正轨的情节。

这些故事拓展为时间循环中的人生改写，提供了落地的逻辑。主角能改写人生结局，不仅因为在一遍遍试错中选择了最优路径，还因为在“复活”中见了生活本质、纠偏了心灵航线。相比同题的电影，时间循环题材剧集往往更强调设定落地后的治愈感，而不是游戏爽感。

当人与时间的权力旋扭向反方向转动，人和时间的关系就从“夺权”变成



▲《回到明天》中，生活失意的快递小哥鲍健被困在了“双十一”这天。无论他怎么挣扎，一觉醒来都会回到11月11日的早晨。图为《回到明天》剧照

虽然主创为了抚慰观众，给出了两人最终在主时空相遇的团圆结局，但这个故事的遗憾底色并没有变。即便主角们有时间旅行的特权，多看到了一种人生可能，依旧还要像普通人一样与遗憾和解才能终其一生。相比能够改写命运的时间循环游戏，这种与死亡相依的时间之旅，放大了人生反思的意味。

## 更复杂的时间体验

如果说，时间旅行对于能在其中穿梭、循环的天选之人是一种赋权，那么对于卡在别人时间旅行中的普通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呢？可能是困惑、恐惧，以及主体危机。当一部剧集将镜头对准那些迷失在别人时间旅行中的普通人时，人与时间的权力旋扭便拧到了失控档上。这类故事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时间旅行的叙事框架，也用解构带来了更多悬念。

热播剧集《天才基本法》便在对原著的改编中引入了对时间旅行的解构。这部剧也在“双时空”的架构下展开故事，

一个是主时空“草莓世界”；一个是平行时空“芝士世界”。从女主角“草莓世界”林朝夕的视角出发，这是一个她两次进入“芝士世界”，分别重回小学和高中，找回对数学热爱的治愈之旅。但对于卡在时间旅行里的男主角——“芝士世界”裴之而言，这就是一个心爱之人两次出现又两次莫名消失的悲剧故事。人生进程被打乱的他选择了跨时空复仇，于是才有了整个故事的启动。

我们常说，当一个类型或者故事原型开始遭到解构，也就意味着它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时间旅行”故事也算此类，但这并不意味着时间题材剧集的消亡。时间故事的讲述，并不需要循着“时间循环”或者“时间旅行”的窠臼。它的进阶不在重复套路，而在于开拓创新性的时间体验。当然，这种开拓要从现实中寻灵感。在这个媒介化的时代，我们更加明显地体会到时间的零散、无序、割裂和加速。怎么把这种新的时间体验变成故事，这是对时间题材感兴趣的创作者，值得思考的问题。

（作者为艺术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青年教师）